

韓國鄉校：打開韓國古典現地 研究的鎖鑰

簡錦松*、廖泮銘**

摘 要

吾人從事韓國古典研究時，常為一些很重要又很基礎的問題所困惑，例如：詩文中的古地名，現代位址何在？其城邑大小、方位、結構為何？旅行者和古地圖家記下了許多道路，它們的實際經過在那裡？縱然是熟悉韓國文字者，對於古今地名轉換，也往往感到困難。

本文指出：韓國特有的「鄉校」，乃是解決古地名問題，打開朝鮮古典研究的鎖鑰，任何人只需要接受簡單的訓練，便可以利用鄉校，快速找到朝鮮時代古邑城的位址，進而解讀古地名、古地圖，乃至一切古典文獻。

「鄉校」又稱為「廟學」，所謂「廟」，指的是祭祀孔子的大成殿，所謂「學」，就是具備學校功能的明倫堂。朝鮮時代崇尚儒學，朝鮮八道所有府、州、郡、縣皆設立鄉校，至今幾乎全數被保存下來。由於鄉校的建置，與古代邑城有緊密的結構關係，查到鄉校，便不難推算古代邑城的所在，因而可說是打開朝鮮古典研究的必要鎖鑰。

關鍵詞：朝鮮時代、韓國古典、鄉校、古地名、現地研究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副技師



一、前言

吾人在閱讀文字表述時，很自然的會去思索文中所呈現的形象，如果有年代、地名，也會希望進入那個時空，去摹想當時當地的形象。問題是，今人對於古代的了解往往不夠充分，以不充分的時空知識，又想追求清晰的形象，只好加入大量的想像，如果連憑空想像都困難的話，就含糊其詞，自說自話。

古往今來，人類生活的空間沒有太大改變，時間則有不斷的流動；古人和今人同處在相同的空間，卻各自存在於不同的時間層。古典研究，其實就是穿越古今時間，回到古代空間，傳譯古人生命經驗的工作。空間離不開地名，因此，古地名的解讀必要性，不言可喻。

以韓國古典而言，高麗、朝鮮時期的文人很喜歡寫旅行記，例如眾所周知的〈燕行錄〉，不僅數量極多，內容水平也令人歎服；其他的行記，如李穀〈東遊記〉¹、崔溥〈漂海錄〉²、金昌翁〈南征日記〉³、吳瑗〈清峽日記〉⁴等知名篇章，不勝枚舉；還有大量朝鮮時期古地圖傳世。這些詩文和地圖中的古地名，現代位址何在？城邑的大小、方位、結構為何？其人如何來？如何往？其所描繪的道路，實際經行的地點在那裡？今人所知甚少，閱讀時往往茫然放過。

李氏朝鮮立國的年代，相當於中國的明與清，正是地理志的編纂和地圖的製作都受到相當重視的時代，從《世宗實錄·地理志》、《東國輿地勝覽》，到各府州郡

¹ 見〔高麗〕李穀（1298-1351）《稼亭集》（《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5，頁4b-12b，本文為李穀在元至正九年（1349）己丑之秋，自松都往遊金剛山之紀行。本文中凡使用《韓國文集叢刊》內容，皆先在韓國古典翻譯院之《韓國古典綜合DB》，網址：<http://db.itkc.or.kr> 檢索後，再查核原書。

² 見〔朝鮮〕崔溥（1454-1504）《錦南集》（《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6冊），卷3、4、5，三全卷，本文為1488年（戊申），崔溥從濟州島返回羅州時，遭風漂流到中國，歷經大運河，最後由燕行道路返回朝鮮的日記型行紀。

³ 見〔朝鮮〕金昌翁（1653-1722）《三淵集》（《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67冊），《拾遺》卷2，頁66b-71a，本文為金昌翁晚年於1719年（己亥）自漢城南遊之行記。

⁴ 見〔朝鮮〕吳瑗（1700-1740）《月谷集》（《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18冊），卷9，頁25a-38b，本文為1722年（壬寅），青年吳瑗遊歷清風府、丹陽峽的日記型行紀。



縣的邑誌，不斷地被編纂、刊行與更新，為當時的人文地理空間留下了大量史料。而且，韓國人重視歷史傳承，許多老地名和古道路，至今仍然沿用，給予研究者莫大的便利。但是，即便如此，在閱讀古典遇到地名時，仍然困難重重，便是因為缺少一個簡便易行的辨識方法。

古地名不但是外國人閱讀韓國古典的一大障礙，對現代韓國人也一樣困難，「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曾於 1995 年編撰了《韓國古地名辭典》，「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所架設的「王室圖書館——藏書閣電子資料庫」，也專設了「地名」的項目，「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的《原文資料檢索》網站，則有「古地圖」和「地理志」專版。由此種種，可見古地名的需求，在現代韓國也相當受重視。⁵

筆者認為，如果要徹底解決古地名問題，使古地名可以直接應對到古典研究上來，應從事下面三項努力：

●找出朝鮮時代的古邑城所在：八道府州郡縣，是朝鮮古代地理空間的綱領，邑城則是郡縣核心位址的代表。在城市變化至鉅的今日，朝鮮時代的郡縣邑城，有的變成一個邑、一個面，⁶有的完全改變而有了新地名，必須先找回所有府州郡縣邑城的正確位址。

●解讀古地圖中的地名：解讀古籍，必須使用到古地圖。古地圖的畫法，通常是以邑城為中心，放大邑城的部位，再以不確定的比例記載其他項目，因其無固定的比例，方位也頗多誤差，難以將原圖直接數位化。應該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在定位邑城位址之後，再定位古地圖中所有的地名。

●利用 GPS 標記古地名：過去人們習慣在古地名後面標記現代地名，但城市改變十分快速，標記現代地名的效用不大。而且，朝鮮時代地名都使用漢字，而現代韓國人常用的 Naver Map 和 Daum Map 兩種電子地圖都不能使用漢字檢索，對於古典研究，極不便利。將來古地名定位之後，應同時使用 GPS 位址、漢字地

⁵ 不過，韓國這些網站的效果仍受到很大的局限，例如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的《藏書閣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yoksa.aks.ac.kr/ch_main.jsp 的「地名」專頁，整理了大量古籍的地名，提供檢索出處及閱覽原文的服務；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的《原文資料檢索》網站，網址：<http://kyujanggak.snu.ac.kr/> 不但精心掃描了朝鮮時期的古地圖和邑誌，供人線上閱覽，也在每一幅古地圖上加入了漢韓對照的地名檢索功能。但二者都未與 GPS 數位化作業結合，不能顯示所在地點的今日位置。

⁶ 「面」是韓國的地名用語，屬於「邑」下面一級的行政區域單位。



名、韓字地名。

這三件工作的基礎就在第一項「找出朝鮮時代的古邑城所在」，本文的目的，也即在此。全文分為三個步驟，首先，認識朝鮮鄉校與古代邑城的結構性關係，其次，再以三個實例解說利用鄉校找尋古代邑城的可行性，最後，用兩個實例說明定位古代邑城之後，可以發現古代道路，對於古典解讀，有極大的價值。藉由這三個步驟，確認「鄉校」乃是尋找古代郡邑位址，解讀古典時空資訊的鎖鑰。

二、韓國鄉校對於古代邑城定位的作用

所謂古代邑城定位，是指找出八道府、州、郡、縣的邑城之所在，標定其 GPS 位址，呈現其與現代城市相應的地理位置。

這樣的工作有難有易，如果古邑城至今仍然保存，或者，古邑城雖然不存在，而邑城內的主要建築物，如官衙（東軒、內衙）、客舍、門樓或知名古蹟，有一處以上被保留或有確定遺址。那麼，利用這些遺物或遺址，便可以直接定位。

以保留得相當良好且設定為觀光地的全羅南道樂安郡邑城為例，根據《樂安邑誌》所載，其結構為：

城池：城邑，石築，周圍一千五百九十尺，高八尺。公廡：客館、衙舍、鄉射堂、訓鍊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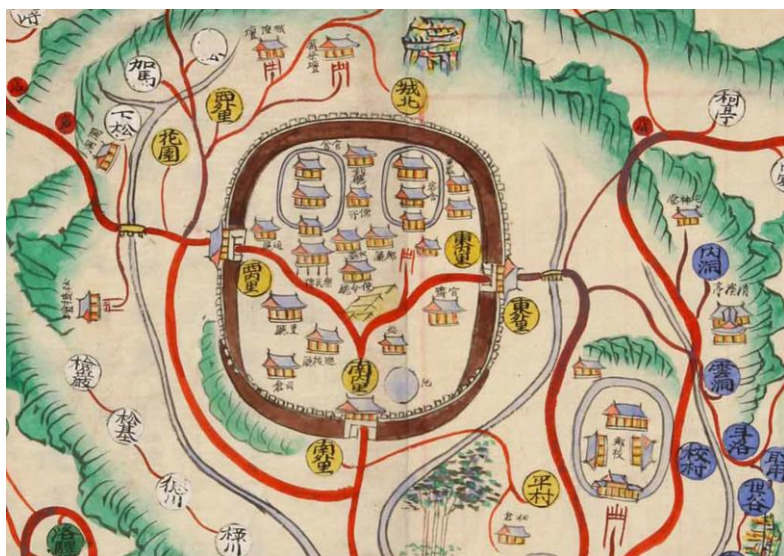
樓臺：樂民樓—郡官門、樂豐樓—郡東門、鎮南樓—郡南門。⁸

下圖〈圖 01〉是光武三年（1899）的《樂安郡邑誌》郡城圖，圖中有城牆和東、南、西三門，城內的北半部圈起兩道牆，左邊一圈是官舍，右邊一圈是客舍，樂民樓在官舍前，是閉門樓。此外，還有倉司和一些辦公室，城外有厲祭壇、城隍壇、社稷壇、鄉校，行政區有東門內外里、南門內外里、西門內外里。

⁷ 見 1786 年本《樂安邑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7430），頁 4 及頁 6

⁸ 見 1899 年本《全羅南道樂安郡邑誌成冊》（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0801），頁 11。





〈圖 01〉節錄自光武三年（1899 年）奎 10801 本《樂安邑誌》郡城圖

樂安邑城現在已被修復為觀光古城，讀者從「Naver 地圖」和「Duam 地圖」的檢索框輸入「낙안읍성」，就可以看見。修復後的城牆形狀，與大正、昭和時期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地圖相同，圖上的周長為 1331 米，修復後的城牆周長，經筆者實測 1395 米，誤差極微。東、南、西三門，以及客舍、官舍（內衙及東軒）、樂民樓等四個建物，都已修復。至於厲祭壇、城隍壇、社稷壇、關廟則沒有恢復。鄉校仍在樂安城的東南，僅做了維修，據《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載：「鄉校，今移在縣東二里」，實測從官門到鄉校門約 1,150 米（三朝里弱），從東城門到鄉校門約 760 米（二朝里弱），可知「縣東二里」是以東城門為起點。

由樂安邑城的例子可知，朝鮮時期的內衙、東軒、客舍和樓臺，在今日都可成為古城邑的辨位依據，以現地研究學來說，它們都是「具有高度不變性的證據」。如果各府州郡縣的這些建物或其遺址仍被保存，則進行古城邑的辨位就十分便利了。然而，經過 1950 年前後的韓國戰爭和往後現代都市更新的洗禮，古代建物大量消失，我們已經不能仰賴僅存的零星古跡，來全面辨識古代邑城了。時至今日，除了依據日據時期所繪的一萬分之一及五萬分之一大比例尺地形圖來作研判之外，



⁹ 若想要快速而簡便的全面辨識古代邑城位址的話，莫過於利用各地的鄉校了。

「鄉」是相對於「京城」的用語，「鄉校」是相對於王京「成均館」的稱呼，其實就是祭孔場所「大成殿」與教學場所「明倫堂」的合體，又稱文廟或廟學。在中國古代，由於長期以儒家治國，祭祀孔子的文廟早就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宋元明清時期，每個府州縣的城郭內部，都立廟設學。朝鮮王朝也崇儒興學，在王京漢城（今首爾特別市）設置成均館，在地方八道的各府、州、郡、縣，均設有鄉校。雖然歷經戰火和古今變遷，韓人對鄉校的保護工作仍然十分用心，本文以南韓為研究對象，京畿、江原、全羅、慶尙等道兩百多個鄉校，有的仍然沿用朝鮮時代的建築，有的是在原建築上重修，有的是原地重建，幾乎全數都還在原來的位址。這些鄉校，分別被政府評定為「寶物級文化財」、「有形文化財」、「文化財資料」、「紀念物」，納入保護與管理。

足以說明鄉校原址的，除了文獻記載和建築實物之外，鄉校所保存的古木，也是有力的證據，特別是銀杏和槐樹。由於孔子曾經講學杏壇，所以銀杏（은행나무）與鄉校的因緣牢不可分。槐樹（느티나무）是明代北京國子監的主要植栽，由於燕行使節團幾乎都會到北京國子監參觀，各家記載十分詳細，朝鮮文臣與儒生們對此早已熟知。因此之故，從成均館到八道鄉校，都樂於種植銀杏與古槐，至今仍留下許多政府登載的保護樹。例如〈圖 02〉所見的廣州鄉校三株古銀杏，位於大成殿牆外，樹圍最大 810cm，樹齡約 450-500 年。廣州鄉校的建築經過重修，但這些銀杏保護樹無異是它的身分證明。〈圖 03〉是振威鄉校明倫堂畔的古槐，明倫堂本身便是古蹟，再加上壽數已逾二百數十年以上的三株古槐拔立其旁，使它更具有廟學的古典與雍穆之美。

⁹ 日本朝鮮總督府於 1918 年起，在朝鮮各地有系統的繪製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有些還保留著古城牆。這些地圖製作精良，美國史丹佛大學所典藏的是 G7900 系列韓國地形圖，美國哈佛大學 hcl.harvard.edu 典藏的是韓戰時期美軍整理的 A.M.S.L751、L752 系列，現在都已經公開供人下載。一萬分之一地形圖，目前可見的數量不多，收入《一萬分之一朝鮮地圖集成》（首爾：景仁出版社，1981）一書。





〈圖 02〉廣州鄉校的銀杏保護樹

〈圖 03〉振威鄉校的古槐保護樹與明倫堂

此外，陽智鄉校、永同鄉校、定山鄉校、泰安鄉校、禮山鄉校、昌原鄉校、全州鄉校、古阜鄉校、羅州鄉校、靈光鄉校、咸平鄉校、長興鄉校、淳昌鄉校、光陽鄉校、江陵鄉校也都有韓國山林廳列管的 400 年以上銀杏保護樹。



下面是南韓境內二百五十個鄉校所在位置的分析表（表01）：¹⁰

| 所在位置 | 數量 | 鄉校名（省略鄉校二字） |
|-----------|-----|--|
| 在邑內，未書里數者 | 10 | 羅州、莞島、智島、安東、保寧、舒川、江陽、統營、旌義、積城 |
| 距離一里內者 | 87 | 平康、陝川、旌善、振威、金隄、古阜、龍安、靈光、南平、任實、寶城、突山、淮陽、通川、寧越、麟蹄、楊口、安峽、利川、砥平、陽智、仁川、安山、陽川、金浦、矜川、通津、坡州、高陽、抱川、加平、江華、豐德、麻田、漣川、清風、丹陽、延豐、陰城、沃川、文義、稷山、報恩、全義、定山、懷德、連山、扶餘、石城、燕歧、瑞山、泰安、溫陽、青陽、藍浦、平澤、結城、禮山、金山、開寧、知禮、昆陽、南海、宜寧、昌原、巨濟、鎮海、熊川、興海、清河、寧海、榮川、義城、盈德、奉化、禮安、玄風、義興、靈山、昌寧、比安、醴泉、青松、新寧、山陰、慈仁、漆谷 |
| 距離二里內者 | 81 | 蔚珍、長城、樂安、槐山、善山、沃溝、珍山、礪山、萬頃、金溝、井邑、興德、扶安、咸悅、高山、靈巖、咸平、務安、珍島、康津、潭陽、淳昌、龍潭、長水、綾城、求禮、高興、和順、襄陽、平海、歙谷、平昌、洪川、金化、廣州、驪州、陰竹、果川、富平、南陽、安城、龍仁、陽城、楊州、交河、朔寧、忠州、永春、堤川、清州、木川、懷仁、清安、鎮川、永同、黃澗、青山、韓山、恩津、鎮岑、尼山、沔川、庇仁、牙山、新昌、星州、高靈、聞慶、草溪、泗川、咸安、梁山、永川、長鬐、軍威、龍宮、大丘、東萊、仁同、珍原 |
| 距離三里內者 | 42 | 安義、順天、咸陽、機張、彥陽、泰仁、長興、海南、茂朱、鎮安、玉果、江陵、三陟、原州、橫城、鐵原、金城、狼川、伊川、楊根、竹山、水原、永平、長湍、公州、洪州、鴻山、大興、海美、唐津、晉州、居昌、三嘉、河東、安陰、金海、漆原、慶州、河陽、清道、慶山、濟州 |
| 距離四里內者 | 6 | 臨陂、高敞、谷城、同福、喬桐、眞寶 |
| 距離五里內者 | 18 | 全州、益山、錦山、茂長、南原、昌平、光陽、春川、林川、德山、尙州、咸昌、丹城、固城、蔚山、迎日、順興、大靜 |
| 距離六里者 | 3 | 杆城、天安、密陽 |
| 距離七里者 | 1 | 豐基 |
| 距離十里者 | 2 | 高城、英陽 |
| 合計 | 250 | |

¹⁰ 本表僅限於南韓境內的鄉校，至於北韓，尚未具研究條件，故未列舉。



上表以《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為基礎，遇有原書缺漏或異文時，再以《東國輿地志》，和奎章閣所藏各地邑誌的單行本參校。《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等書對鄉校所在位置的書寫方式為：「郡東一里」（寶城郡·寶城鄉校）、「縣西二里」（果川縣·果川鄉校）、「郡南二里」（平海郡·平海鄉校）、「府西五里」（全州府·全州鄉校）、「州東三里」（星州牧·星州鄉校），也有少數寫成「南門外三里」（濟州牧·濟州鄉校）、「府城北」（安東大都護府·安東鄉校），「在縣西城內」（旌義縣·旌義鄉校）。在本表中，我將它們統一，並作了簡化。

里數的起算點有兩種方法，各個鄉校可能有所不同，一種是以官門（官舍前之紅箭門或外三門、閉門樓）為起點，一種是以城門（通往鄉校的城門）為起點。首先請看以官門為計算起點的例子：

- 《陰竹縣邑誌》（奎 17370）：自官門北距二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縣北二里
- 《南陽郡邑誌》（奎 10705）：自官門東距二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府東二里
- 《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天安郡地圖》：在鄉校紅箭門旁註記：「距官六里」，同圖之衙舍前亦有紅箭門，可知其意為距官門六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郡東六里
- 《扶餘縣邑誌》（奎 10765）：文廟，在鄉校，舊校里自官門西距一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縣西一里

以上四種邑誌，都標明起點為「官門」，其所載官門到鄉校的距離，都與《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的里數相同，可見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中，有一部份是以官門為起點的。

但也有像沃川郡、平澤縣、韓山郡的情形，邑誌記載由官門起算，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則由城門起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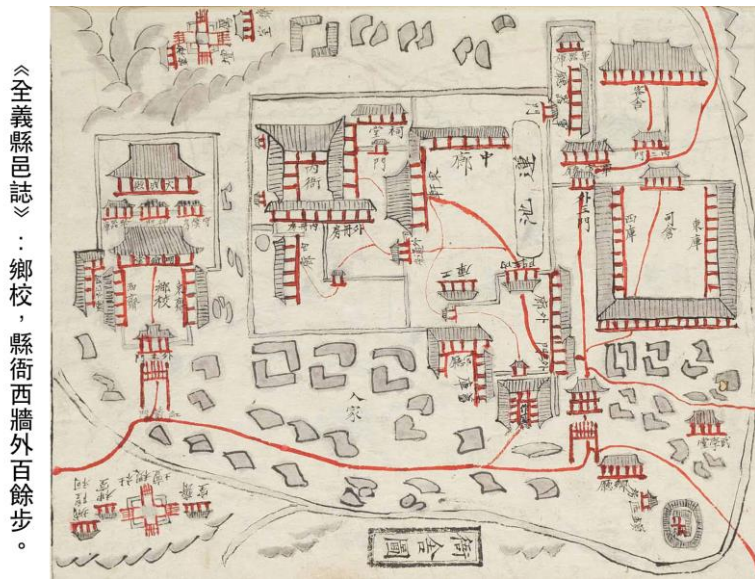
- 《沃川郡邑誌》（奎 10759）：文廟自官東距二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郡東一里
- 《湖西邑誌·平澤縣邑誌》（奎 12176）：鄉校，在縣官門西二里許。《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縣西一里
- 《忠清道邑誌—韓山》（奎 10767）：郡西，自官門三里。/《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郡西二里



這三本邑誌標記了官門的里數，比《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都多出了一里。由於官門與城門的距離，通常是一里左右，因而如果原始材料沒有筆誤的話，《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記載這兩個鄉校的里數，可能是從城門起算。

由此言之，本表所列出的里數，不能統一定義為「從官門起算」，也不能統一定義為「從城門起算」，必須個別的去查閱更多的佐證。而且，仍有很多縣邑的鄉校里數，根本無法判定起始點。所幸朝鮮時期的邑城都不大，即使有從官門起算或從城門起算的誤差，大約也僅有一里左右。

朝鮮鄉校的設置，既遵用明制，又略有不同，明代廟學必須設置在城內，而朝鮮鄉校只有少數設置在城內，與官衙、客舍相鄰的，多數設置於城外。〈表 01〉中明確可知在邑城內的鄉校雖然只有 10 個，但距離在一里的各鄉校，如果它的起算點是官門，便可能仍在邑城內，所以位在城內的鄉校數量可能不止此數。至於距離二里以上的話，在邑城內的可能性極小。



〈圖 04〉鄉校設置於城內之例——全義鄉校¹¹

¹¹ 見《忠清南道邑誌—全義縣》（首爾：漢城大學奎章閣藏本，奎 10768）第 24 紙。按：《新增東國輿地



整體而言，位於城內到三里內的鄉校，共有 220 個，佔了 88%的比例。位置在四里以上的鄉校只有 30 個，比率上僅佔 12%而已。朝鮮的里數換算成現代公制長度的算法如下，據《經國大典·續大典》所載：

八道路程，依皇朝例用周尺，六尺為一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三十里為一息。¹²

皇朝即明朝，朝鮮時代官方奉行明朝里步法，但執行得並不徹底，文中說「用周尺」，但中韓古代典籍中對周尺的詮釋很混亂，筆者雖然收集了大量資料，仍未完成全部論說。韓國文化財廳保存的《水標尺》是重要的周尺實物，據我的實測，該《水標尺》上的一周尺長約 20.6 公分，本文擬以此為標準。¹³據此推算，六尺為步，則一步為 123.6 米，一里為 444.96 米，二里為 889.92 米，三里為 1334.88 米。大部份鄉校既然都在三里以內，也就是大部份鄉校與古邑城的距離都在 1.335 公里以內。由於利用谷歌地圖或是韓國的 NaverMap、KakaoMap，都很容易查到各地的鄉校，因此，讀者只要檢索到鄉校所在地，再翻檢一下《邑誌》，了解鄉校在邑城的方位和里數，然後在地圖上用心找尋殘留跡證，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應該都可以發現古邑城的大概位置，一般而言，就足以用來解讀大部份高麗、朝鮮的古典了。當然，如果你要像本文這樣精確的定位古地名，還是要用更多的工夫，不在話下。

眾多的鄉校，就像一根根的測量標杆，穩定地提供我們尋找朝鮮時期古邑城的指南，可以說是打開高麗、朝鮮古典研究的鎖鑰。

下文將再以兩個小節，舉出五個實例來進行個案分析。

勝覽》載全義鄉校在「縣東一里」，本書第 36 紙，〈學校〉條下云：「鄉校，舊在縣東二里。肅宗甲子（1684，康熙 23 年），兩賢從祀時，以殿宇狹窄，移建于縣衙西牆外百餘步。」《勝覽》從城門起算，《邑誌》「舊在縣東二里」，從官門起算，故不同。又，移建在《勝覽》之後。

¹² [朝鮮] 金致仁等受命編，《大典通編》（首爾：漢城大學奎章閣藏本，正祖 8 年（1784 年）刊本），卷 6，頁 1a，〈工典〉，引錄《續大典》文。又見 [朝鮮] 不著撰人：《海東地圖》（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1995），頁 30，作「依皇明例」。

¹³ 《水標尺》實物，現在保存於首爾市清涼里驛北方約 1.2 公里的「世宗大王紀念館」，所在位址為 37° 35' 26.25" 北，127° 2' 37.94" 東。筆者曾親自仔細測量，故本文暫以此為標準。倘若依《經國大典》的數據計算，一周尺之長為 20.736 公分，若依「四角鑰尺」實物而言，一周尺之長為 20.62 公分，若依「韓國民俗博物館」的推定，一周尺之長為 20.25 公分。



三、辨識邑城位址：鄉校與古代邑城的結構關係

(一) 以忠清北道丹陽邑城與丹陽鄉校為例

朝鮮時代的忠清北道丹陽郡，位於忠州牧、清風府之東，北與堤川縣為界，自丹陽官門東行三十里有竹嶺，過嶺便是豐基縣，是忠清、江原兩道進入慶尙道的主要驛路之一，¹⁴慶尙道古稱嶺南，所謂的「嶺」，便是竹嶺（죽령）與鳥嶺（조령或稱새재）。

竹嶺海拔約 696 米，其北面是小白山脈（소백산）的主峰小白山，海拔 1439 米，南面是海拔 1250 米的白峰山（흰봉산）。小白山脈的峻線乃是忠清、慶尙兩道的分界，竹嶺就是這道稜線當中的最低點（36° 53'52.92"北，128° 26'14.77"東），恰恰形成越嶺的最好選擇。¹⁵由於這些緣故，文人書寫的旅行詩文極多，最有意思的是李栽〈與姪子之燦〉云：

昌樂阻甚，若宿郵村，觀勢一面。（原書小字：趙天益尚在否？可相問也。）自昌樂踰嶺至長林驛四十餘里，嶺路阻險，人馬必大困。其間有鐵梁店及嶺上酒幕，只可秣馬，不可止宿。長林至丹陽十里。丹陽至忠州幾百里，路甚崎嶇，其間首山驛三十餘里，（原書小字：丹陽十里許有龜潭）黃江驛又三十里，忠州牧又三十里，晷短必難直達，中間無可合止宿處，雖差早，可宿黃江，兩日行事，尤宜慎旃。¹⁶

¹⁴ 此即黃俊良（1517-1563）所謂：「地當三道之衝」，見〔朝鮮〕黃俊良：〈丹陽陳弊疏〉，《錦溪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9，《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37 冊），外集卷 7，頁 1a-13b。這條古道，現在有兩條道路通過，5 號省道是利用古代驛路的故道擴建的，從竹嶺上通過；新開的 55 號中央高速公路，從竹嶺地下鑿穿隧道而過。

¹⁵ 竹嶺雖然是控制南北孔道的兵家必爭之地，但只有壬辰倭亂（1592-1598）期間，才築城設將防守，見 1907 年本《忠清北道邑誌丹陽郡》（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0761，第 4 冊），頁 5b-6a，〈關防〉云：「竹嶺為四郡及嶺南喉阨，萬曆乙未（1595）備邊司建議築一字城於嶺上，置阻防將守之，其後罷之。」當時日軍仍盤據嶺南，故有此舉。

¹⁶ 〔朝鮮〕李栽，《密菴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6，《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73 冊），卷 9，頁 a173-191，〈與姪子之燦〉。題下註：「復煥初名、戊子」，戊子為乾隆 47 年（1708）。



李栽（1657-1730）不放心姪子遠行，這封信寫得很長，本段引文只是其中一部份，書信中他對豐基郡昌樂驛到忠州牧之間的驛程，說得很詳細。如果不關心古地名，不去真實了解這一段驛路的詳情，則李栽深厚的慈愛之情與成熟的江湖閱歷，就完全被忽略了。

昌樂驛原屬慶尙北道順興縣，後改屬豐樂縣，位於今中央東海線鐵路的喜方寺驛以南約 1.9 公里，從昌樂一里（以 $36^{\circ} 53'7.35''$ 北， $128^{\circ} 28'52.64''$ 東為代表），西行二十里即登上竹嶺，四十里至長林驛。長林驛在朝鮮文集裡經常出現，據《湖西邑誌·丹陽》所云：「長林驛在郡東，自官門距十里」，¹⁷官門即丹陽郡衙之門，換言之，只要確定了郡治的所在，推擬了官門的位址，便不難解讀長林驛、竹嶺、首山驛、黃江驛諸名，從而看到李栽在文章裡所呈現的極具動態趣味的空間形象。

然而，現地的實際山川情況是怎樣呢？現代的丹陽郡，為忠州市下轄的一個郡，忠州市修建南漢江水庫（忠州湖）的時候，丹陽郡因位在南漢江的上流，也在古邑城下游約 4 公里處修築水壩，使水位大幅上升。朝鮮時期丹陽郡治的設施，據《丹陽邑誌》所載，有東軒、吏隱堂（即內衙）、客舍、二樂樓、鳳棲亭、羽化橋等等建築。二樂樓在客舍西南的川上，樓旁有鳳棲亭。羽化橋在郡西，距官門一里，為竹嶺往來大路。¹⁸我於 2013 年前往考察時，因為水位已經提高，現場只見一片清波激盪的寬濶水面（見〈圖 05〉），前述遺跡都在水下。新的郡廳遷移到南漢江上流、相距約 10 公里的島潭（別曲里 *별곡리*）之畔。雖然利用 1918 年「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所作五萬分之一地形圖，¹⁹還可以看到昔年的郡治區塊，但地圖資料並不詳細，因此，若沒有足以證明之物，則定位官門、研究李栽文章的工作，便會受到阻礙。

¹⁷ 見〈丹陽郡〉，《湖西邑誌》（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2176，第 16 冊），頁 6a。

¹⁸ 見《忠清北道邑誌丹陽郡》，頁 7a-9a。又，同書，頁 34a-35b，載南有容（1698-1773）之〈羽化橋碑〉，言之甚詳。

¹⁹ 指〈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AMS L751-6824-I-TANYANG〉，（Washington, D. C. : The Army Map Service, U.S. Army, 1945.），此圖為美國陸軍地圖署在 1945 年複製 1918 年「日本帝國土地調查部」所作原圖。





〈圖 05〉古丹陽郡治，就在這片水下。

所幸丹陽郡還有一個朝鮮時期的鄉校，仍在原址。據《丹陽邑誌》，鄉校初創於太宗朝，為郡守李作所建，因地勢低不便，明宗時郡守黃俊良（1557-1560 在任）將它移到縣東一里許的現址，門上有風化樓，明倫堂在風化樓北。²⁰在《海東地圖》的〈丹陽郡圖〉和《朝鮮後期地方地圖》的〈丹陽縣圖〉裡，²¹都畫出了郡

²⁰ [朝鮮] 李載：《密菴集》《忠清北道邑誌丹陽郡》云：「鄉校，在縣東一里許風化樓，古郡守黃俊良營建，明倫堂在風化樓北。」又有黃俊良：〈鄉校移建記〉云：「即相地於治之東隅，前朝舊址，面陽而位爽，真佳境也。」於朝鮮明宗 12 年（嘉靖 36 年，1557）5 月 7 日上疏陳民弊十條，已見註 12，明宗 15 年（嘉靖 39 年，1560）7 月 8 日升星州牧使，見太白山書庫本《朝鮮明宗實錄》，第 14 冊，卷 22，頁 61b 及同書，及第 16 冊，卷 26，頁 46b。鄉校移建在此數年中。至英宗朝（1724-1776）趙靖世重修明倫堂，正宗朝（1776-1800）趙景鎮又重修明倫堂，皆在原址。本文中凡使用《朝鮮王朝實錄》內容，皆先在朝鮮王朝實錄網站，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 檢索後，再查核原書。

²¹ [朝鮮] 不著撰人：《海東地圖》（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卷首之〈刊行辭〉及第三冊解說，認為此書編成於十八世紀中葉；《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則是朝鮮高宗 8 年（1871）下令列邑製作地圖謄上之作。《朝鮮後期地方地圖》較晚出，故兩圖所收的地名、山名，微有不同，如《海東地圖》中有「丹岩書院」，該書院建於 1662 年（顯宗 3 年），至 1868 年（高宗 3 年）已廢，便不見於



治裡面衙舍與鄉校的關係。下圖〈圖 06〉，我以《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左）與 Naver 衛星地圖（右）對比，利用實測的鄉校 GPS 位址，為官門進行定位。



〈圖 06〉《朝鮮後期地方地圖》與 NaverMap 衛星地圖所見丹陽郡治對比圖

圖的左幅，是《朝鮮後期地方地圖——丹陽郡》的截圖，其中的紅線是驛路，錯落的房舍是公廨建築群，內衙、東軒，北枕山坡；官門和其他辦公廳室錯落其間。客舍在道路另一邊，近丹陽川，二樂樓、鳳棲亭在客舍旁，川上羽化橋，為驛路所經。鄉校被畫在公廨建築群的東偏，所在地勢最高。鄉校內部的風化樓、明倫堂、齋房、大成殿依序畫得很清楚，2013 年 11 月 5 日我來到丹陽鄉校，所見的方位配置仍然一如此圖。我在鄉校最外面一棟建築風化樓的正門口測得位址是 $36^{\circ} 56'14.14''$ 北， $128^{\circ} 19'21.32''$ 東，海拔 162 米。²²

圖的右幅是 Naver 地圖的截圖，該圖中的水位還不高，丹陽川的古河道在水下的透視仍然十分清晰，從風化樓位址到丹陽川的老河床約 460 米，老河床原來的水

《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後者因為距離現代較近，許多地名現在還在使用，山脈位置和江水流向，也較《海東地圖》翔實，故採用此圖。

²² 《朝鮮後期地方地圖——丹陽郡》所繪鄉校是正南向，實測乃為西南 239 度。



位約 120 餘米，圖中可以看到丹陽川北側有新修的堤防，海拔約 140 米。古郡治的官衙區大約在堤防下我所標出的位置，我將〈圖 06〉這兩幅地圖，和《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丹陽》，都做了地圖數化，然後在 Google Earth Pro 上計算，得知官門可能位址，約在 $36^{\circ} 56'20.43''$ 北， $128^{\circ} 19'7.22''$ 東一帶。

如此一來，不但長林驛的位址可得推算，古地圖上的許多地名，也容易查找了。長林驛在竹嶺方向，前舉《邑誌》云：「長林驛在郡東，自官門距十里」，十里相當於 4,449.6 米，自官門向竹嶺方向推算，約在 $36^{\circ} 55'15.96''$ 北， $128^{\circ} 21'21.16''$ 東一帶，此點南面有竹嶺溪，溪上的橋，仍名「長林橋」(장림교)，橋頭的十字也被命名為「長林十字口」(장림사거리)，古長林驛應在這附近。²³

至於忠州方向的驛路，自丹陽郡官門南行，一里便是羽化橋，由羽化橋渡丹陽川，穿越兩山之間，北向到南漢江濱之後，沿江行，經龜潭，²⁴ 取道月岳山的東北坡，越過清風府(今堤川市清風面)的首山驛，再東經黃江驛，到達忠州牧城。首山驛(以 $36^{\circ} 56'1.63''$ 北， $128^{\circ} 10'51.59''$ 東為代表)，又名壽山驛，²⁵ 今名水山里，由於海拔約 170 米，未受水庫影響，民居頗多。「水山」、「壽山」、「首山」，韓語同音。黃江驛所在的位置，應在黃江里(以 $36^{\circ} 57'26.04''$ 北， $128^{\circ} 3'24.14''$ 東為代表)，²⁶ 今已沒入庫底。

以上，我利用現存丹陽鄉校的 GPS 位址，來解讀邑誌、古地圖、現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現代電子地圖，從而取得丹陽郡官門的大略位址，進而推求周邊的古地名，重現古驛路的經由，使得在閱讀古人文章時，能夠看見清楚的空間形象。

²³ 另本《丹陽郡邑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0745)，卷首的地圖也把長林里畫在河川北岸，〈AMS-L751-6824-I-TANYANG〉上所標長林里也與我的計算結果相符，現代地名為대강면。本文凡使用奎章閣藏地理誌，皆先在韓國奎章閣《原文資料檢索》網站，網址：<http://kyujanggak.snu.ac.kr/> 檢索之後，再查核原書。

²⁴ 定位古邑城之後，可以更有效的解讀古典，例如李栽所說：「丹陽十里許有龜潭」，十里為 4449.6 米，今以〈韓國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丹陽〉幅計算，出官門不足約 4480 米之處，老地名為九尾，今名龜尾(구미)，現在有南漢江水壩，當地園林、旅館皆以「八景」命名，即取義於龜潭為八景之一，應是朝鮮時期龜潭的結束處，可證李栽之言。沿江而下流，至 7765 米處，江流折而北向，有潭之形；西岸有龜潭峰(北山頂約 $36^{\circ} 56'27.65''$ 北， $128^{\circ} 14'48.73''$ 東)，應是龜潭之首。換言之，從龜尾村至龜潭峰下，約 4800 米的江面皆為龜潭，對李栽之言，可以做更深一層的理解。

²⁵ 見《東國輿地志·清風府》，頁 453，云：「壽山驛在郡南二十六里，壽山即首山。」

²⁶ 據朝鮮總督府陸地測量部，大正 4 年測圖，昭和 14 年第一回修正測圖之〈韓國五萬分之一 AH-15-黃江里〉幅，其南為舊黃江村，再西南有驛里。



(二)、從南原到全州：鄉校定位與邑城位置之推定

全羅道中的南原府、任實縣、全州府是一條連線。《海東地圖》之〈任實縣圖〉記載：「北距全州界二十五里，距全州七十里，南距南原界二十五里，距南原七十里」，²⁷可見任實縣居於全州府和南原府的正中，負擔著連絡南北兩大府的任務。丁酉再亂（1597 年）時，南原府城陷落，日軍進佔任實，迫脅全州，亦不能守，三城一體的命運於焉可見。因此，筆者以南原府與全州府一併來討論，藉以說明鄉校與古代邑城的相互結構。

1. 南原府

南原府自古就是名區，自高麗李奎報（1168-1241）〈南行月日記〉之後，²⁸紀行之作不少，廣寒樓、烏鵲橋，更是全國知名的景點。現代南原市經過百餘年發展，城區擴大，成為中等的城市，市廳和高速巴士站都遷到位置偏東的新城區。忠烈祠也由舊城遷移到南原川以北，新造的祠屋規模宏大，有寬廣的庭院，又稱萬人義塚。廣寒樓、烏鵲橋也已經加以整修。那麼，解讀古典所必須關注的古代邑城位址，在那裡呢？

研究古南原府邑城的資料，有《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南原府邑誌（奎 17401）》、《全羅北道各郡邑誌—南原府（奎 10770）》、《龍城誌（奎 17402）》、《湖南邑誌—南原府（奎 12175）》等朝鮮時代的地理誌，還有《南原府邑誌（奎 17401）》、《全羅北道各郡邑誌—南原府（奎 10770）》卷首的附圖，以及《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南原府》和《海東地圖—南原府》等古地圖。至於具有現代經緯度的地形圖，有大正 6 年（1917）測圖、大正 7 年（1918）完成的《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1945 年製作的美軍 AMS L751 系列，即依據此圖重修。此圖另有昭和十年（1935）修補版，即〈G7900-s50-j35-AP-12〉。其後，日本朝鮮總督府又在昭和 13 年（1938）製作了〈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南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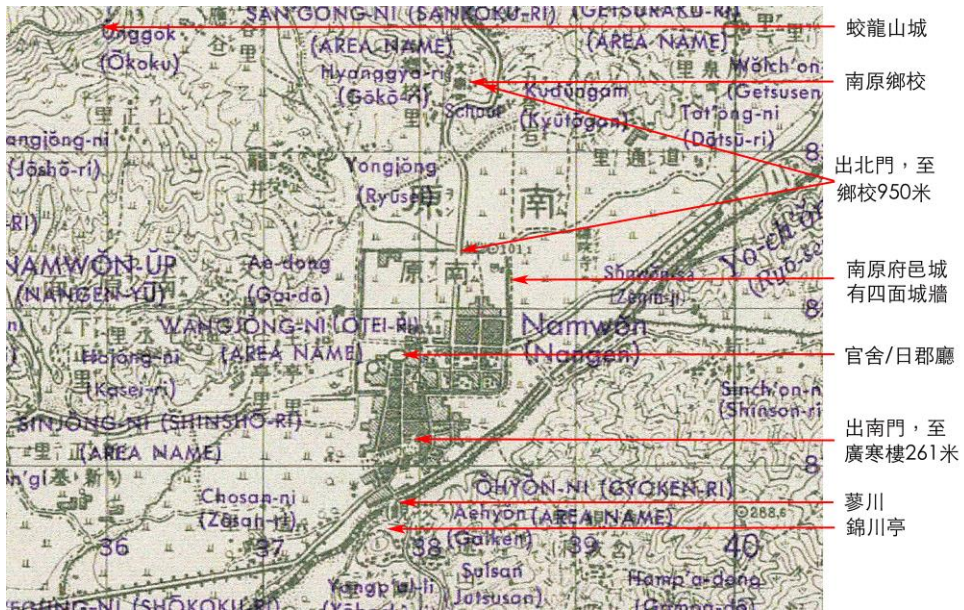
²⁷ 見《海東地圖》，下冊，頁 11。

²⁸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78，《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卷 23，頁 7a-13b。





〈圖 07〉 1872 年《全羅道地圖》鄉校、南原府城、廣寒樓，正好連成一條中軸線



〈圖 08〉 AMS751 《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南原》



上面這兩幅地圖，〈圖 07〉是 1872 年《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全羅道南原府》之〈南原府圖〉，²⁹〈圖 08〉是美國 Army Map Service (AMS) 在 1945 年製作，根據大正六年（1917）測圖、1918 年完成的《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僅加上英文地名譯音而已，這是兩幅最接近朝鮮末期現況的地圖，³⁰請先加以比較。讀過這兩幅地圖，吾人不難想到，如果把它們數位化了，直接在 Google Earth Pro 上面進行疊圖，便可能推算出南原邑城的所在；這是正確的想法，事實上，筆者在工作中也這麼做了。

〈圖 07〉的南原邑城為正方形，有東、南、西、北四門，城中有十字街。如果以十字街為分界線，官舍（官衙）在第三象限，官舍為坐北朝南建築，官門在其南側。客舍與「丁酉亂死節八忠烈壇」同在第二象限，客舍南鄰於十字街，八忠烈壇則接近北城牆邊。城外，北有鄉校，西北有蛟龍山城，西南有關聖廟，南有烏鵲橋、廣寒樓，東有禪院寺。雖然受當時地圖製作技術所限，距離遠近、大小比例，都有失真之處，但它豐富的內容，嚴謹的方位，還是能夠充分顯示出它的高貴價值。

〈圖 08〉呈現的是大正六、七年（1917、1918）所見的南原現況，相當有價值。圖中仍有城牆，³¹十字街也很明顯，日本郡廳因為是沿用朝鮮官衙，所以也和〈圖 07〉一樣，同在第三象限。鄉校全體及蛟龍山城入口的位置，經筆者導入 Google Earth Pro 之後發現，與我在 2013 年現場考察時測得的 GPS 幾乎相同，而且圖中通往鄉校的道路，有一部份到現在仍在使用。至於南面烏鵲橋和廣寒樓、蓼川、錦山亭，方位和距離雖然相似，部份仍有數十米不等的誤差，可能是製圖時的手誤。

〈圖 08〉中所繪的城牆接近正方形，形狀與《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全羅道南原府》相同，周長為 3,312 米，四邊長度 825-835 米不等，與《南原府邑誌》等

²⁹ [朝鮮] 全羅道各郡編：1872 年《全羅道地圖》，（奎 10484）。

³⁰ 據圖面上註記：「Copied in 1945 from Korea: 50,000, Japanese Imperial Land Survey, Namwon, 1918.」

³¹ 本圖的母本（大正六年 1917 所測繪者），在昭和十年曾作修補，成為〈G7900 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南原〉（G7900-s50-j35-AP-12），在新圖中，城牆已經被拆除，其東、南、西三面，利用城牆原址闢成公路，北面除保留忠烈祠外，新修了鐵路及火車站。1938 年（昭和 13 年）日本帝國製作之〈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南原〉，再於前述基礎上增補，內容較前精細，還標出了日本南原郡廳。



書所載略有出入。據《南原府邑誌》云：

邑城，石築，周八千一百九十九尺，高十三尺，內有井泉七十一。新增馬面十六，雉堞一千十六，周以深溝，南門外有屏。又，萬曆丁酉五月，總兵楊元到南原，使本道監司分掌修城，改築女堞，倍前高堅，又役天兵，專築城外土城，刻期督役，晝夜不輟。³²

上述城周說法，在《新增東國輿地勝覽》³³、《萬機要覽》、³⁴《龍城誌》³⁵、《東國輿地志》³⁶、《全羅北道各邑邑誌一南原》³⁷等書的記載，大略相同，只有在修城的描寫上，各書記載小異。按，盧思道進呈《東國輿地勝覽》在成化 17 年（1481），李荇進呈《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在嘉靖 9 年（1530），皆早於《南原府邑誌》等邑誌，其時城周已是八千一百九十九尺，及至壬辰倭亂時，來朝鮮救援的駱尚志和楊元兩將曾加修改，應祇增築女牆，³⁸ 對於舊城的本體似未改作，所以記載中的城

³² 見 1787 年本《南原府邑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7401），頁 4a。

³³ 見《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 39，頁 4b：「邑城，石築，周八千一百九十九尺，高十三尺，內有井泉七十一。」

³⁴ 見〔朝鮮〕徐榮輔（1759 -1816）、沈象圭（1766 -1838）：《萬機要覽》（首爾：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7 年，奎章閣所藏集玉齋 1808 年撰進本），〈軍政編〉卷 4，頁 14b，總頁 129。

³⁵ 見《龍城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7402），卷 2，頁 1a，總頁 25：「城郭：府城，萬曆征倭時，中朝參將駱尚志重加修築。石城，周八千一百九十九尺，立門四，內有井泉七十一。」城池：府城，石築，周八千一百九十九尺，高十三尺，壘城十六，雉堞一千十六，周以深溝池無，萬曆丁酉五月，總兵楊元到南原，使本道監司分掌修城，改築女牆，倍前高堅。

³⁶ 見〔朝鮮〕不著撰人：《東國輿地志》（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孝宗 7 年（1656）刊本，古 4790），卷 5 下，頁 4a。

³⁷ 見《全羅北道各郡邑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0770），第一冊，頁 30a，與《龍城誌》文字全同，惟雍城作甕城，無字本誤，此作矣字而已。

³⁸ 按《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太白山史庫本），第 56 冊，第 88 卷，35b，〈宣祖 30 年（1597）5 月 25 日〉條：「楊摠兵接伴使鄭期遠書狀：臣以南原城子改築之事，與都元帥權樞、巡察使朴弘老商議，則權樞曰：『此城最為完固，城子亦且深峻。女牆則駱參將尚志所修築，雖不改築，而有兵有餉，則可以保守，不必農月用民力加築』云。臣答曰：『摠兵欲堅此城，必欲增築。臣竊意以為，此城元高十三尺，似為低卑，若仍舊女牆為城，而其上加築女牆，則城高可十六尺許，用功不至浩大。今當準備斧鍤，收聚石塊，以待摠兵下來』云矣。……啓下備邊司，回啓：『南原城池若果完固深峻，則可仍以守之。待摠兵行到，聽其分付，而增築女牆，最為便當。』」觀此，則駱尚志參將修築女牆之後，城高仍止十三尺，與《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所載嘉靖前已高十三尺不合，至於楊元總兵來此，雖深浚城壕，似未再加高女牆，二人皆無擴建城周之舉。



周長度也無增減。城牆周長若以此數為準，³⁹依布帛尺（1 布帛尺=0.445 公尺）計算，八千一百九十九尺為 3648.55 米，只比〈AMS L751 南原圖〉上所繪的城牆線多出 336.55 米（不排除是用尺和繪圖兩方面所產生的誤差），可見在〈AMS L751 南原圖〉所出現的城牆，應是朝鮮時期古邑城。

《南原府邑誌》又記載：

文廟，在府北二里。廣寒樓，在府城南門外。丁酉（1597）為海寇所燬，仁廟朝丙寅（1626）府使申鑑重修。⁴⁰

根據〈AMS L751 南原圖〉上的道路量知，從北門口到鄉校約 950 米（約 2.135 里），與府北二里之說相符。至於廣寒樓，據趙慶男《亂中雜錄》在「宋大斌遊廣寒樓賦詩」後面自注云：「在南原南門外二百步」，⁴¹依前述里步法，六周尺為一步，200 步為 1200 周尺，換算成今制為 247.2 米，今依〈朝鮮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南原〉所繪城南門通往廣寒樓的官道計算，距離約 261 米，與《亂中雜錄》所言相近。

由上文可知，要找到南原古邑城有兩個方法，第一個辦法是直接取用 1918 年版的〈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南原〉，但這需要許多專業；另一種簡便的辦法，就是利用南原鄉校。讀者在「奎章閣韓國學研究中心」的網站輸入 http://kyudb.snu.ac.kr/pf01/rendererImg.do?item_cd=GZD&book_cd=GK10484_00&vol_no=，就可以得到的南原府的古地圖，從古地圖中得知南原鄉校、南原官舍、廣寒樓三者，基本上是在一條中軸線上。那麼，從現存的南原鄉校（35° 25'18.50" 北，127° 22'58.77" 東）出發，向南，到已經整修的廣寒樓，中間就會經過南原邑城的故址了。現代南原市東西長六、七公里，雖然並不是超大的城市，但如果不能了解古代邑城的所在，對於古典的解讀，仍有相當大的困難。利用鄉校和邑城的結

³⁹ 《海東地圖》之〈南原府圖〉所載不同：「邑城，周三千七百五十三尺，曲城十六處，雉堞一千七百四十八處。」按：曲城十六處，即各誌所謂壅城、馬面十六處，雉堞 1748 處，各誌皆稱一千十六，可見同指壬辰倭亂以後之城制，不知城周何以差距如此。

⁴⁰ 壇廟，見《南原府邑誌》，頁 6a；樓亭，見同書，頁 8a。

⁴¹ 見〔朝鮮〕趙慶男（1570-1641）：《亂中雜錄》（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6586），癸巳（1593）下，〈七月九日至十五日〉條。



構關係，簡單的作業就可以解決了問題，又何害而不為呢？



〈圖 09〉現代南原市中，古邑城只是一個小區，查明它的位址，有助於建立正確的空間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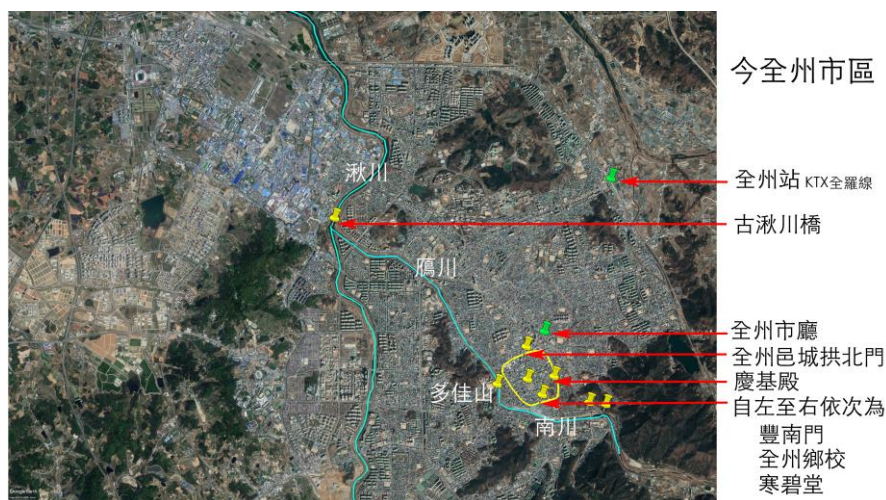
2.全州府

全州府是朝鮮太祖李成桂的祖源地，爲了王室而建的肇慶廟、慶基殿、實錄閣、別殿、壇祠，都位於府城內的東南部，慶基殿居南，肇慶廟在其北；由於是重要的古蹟景點，建築物都維修得很好。在城外東南方向，距離稍遠處有寒碧堂，也被妥爲保存。另一個觀光景點就是全州鄉校，它也在舊建築的基礎上經過整修。全州府城的城牆，還有南面的城門—豐南門（ $35^{\circ} 48'48.57''$ 北， $127^{\circ} 8'51.46''$ 東）尚在，被列爲寶物級的有形文化財。古地名還在使用的有二，一是全州川西側的多佳公園，和古地圖中所記載的多佳山、多佳亭是同一地；二是市區西北端的楸川橋，現在這裡也有橋，亦名楸川。

全州府現在是全州市，市區範圍很大，究竟何處才是朝鮮時期的邑城呢？爲了避免論文發展模式和前面南原府小節重複，我的論述方法，作了一些改變，先利用



幕後運算，完成全州邑城和今日全州市的對比圖，再進行後續的討論。運算的方法，仍是利用全州府的相關邑誌、古地圖、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再結合我於 2014 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18 日現地考察所得的 GPS 數據和影像，輸入 Google Earth Pro 後精密運算，大致上，可以判斷出全州古邑城的所在位置，下圖〈圖 10〉所見黃色的圈子便是。在與廣袤的現代全州市對比之下，朝鮮時期的全州府邑城顯得相當渺小，如果你搭乘 KTX 全羅線到了全州站，出站一望，距離還相當遙遠。



〈圖 10〉朝鮮時期全州府邑城在現代全州市中，十分渺小

〈圖 10〉中所見全州邑城，雖然只是一個小圈，實際周長約 3209 米，與《萬機要覽》所載：「全州邑城，石築，周二千六百十八步」⁴²的說法十分接近，該書採用里步法，合計 15708 周尺，⁴³換算成公制為 3180.87 米。關於全州城的城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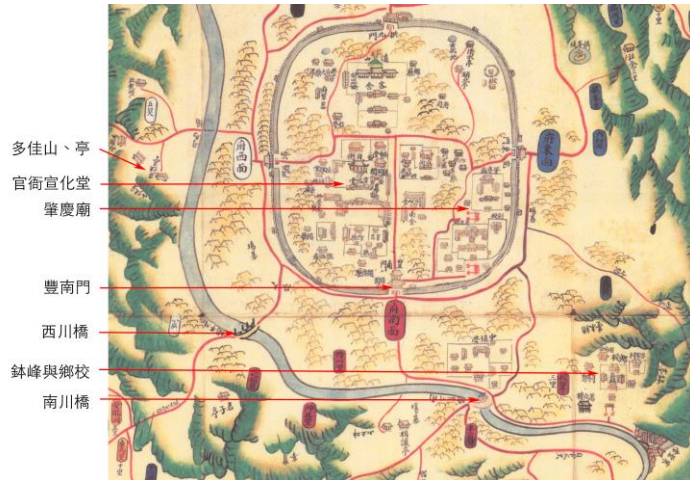
⁴² 見《萬機要覽》，〈軍政編〉卷 4，頁 13a。

⁴³ 本文有時使用周尺，有時使用布帛尺，都經過縝密的考慮。朝鮮城郭的用尺和周長記載的問題非常複雜，可參考柳馨遠：〈修正東國輿地志凡例〉，《東國輿地志》，曾經指出：「城郭尺數，白沙李公嘗受命巡審諸城，以為《勝覽》所載，或以地尺，或以布帛尺，長短不一，不可槩以為準云。驗之信然。（小字自注：城周極狹而書曰七、八千尺，或稍寬而曰二、三千尺者，多有之。）然今難覈實，不得已，皆仍其舊。若要整齊，宜令各邑鎮，一以步里法更為打量，牒報，從實載之也。（小字自注：周尺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其步尺，各邑不無長短之弊，的定見樣，須送以此準量為當。）」白沙李公即李恒福（1556-1618），壬辰倭亂時受命視察地方防務，發現《東國輿地勝覽》的記載，有的使用布帛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和《完山誌》作「周五千三百五十六尺。」⁴⁴《海東地圖》作「五千三百四十六尺」，⁴⁵這兩個數據只相差十尺，應是互相傳鈔，今依布帛尺換算為公尺，在 2338.92 米到 2383.42 米之間，與實際的周長相差很遠，可能是因為舊城在丁酉再亂時被日軍完全焚燬，以後重建的尺寸與戰前不同，而上述記載仍使用舊資料，以致如此。⁴⁶而且，本城如果只有五千三百五十六尺的話，卻有女堞一千三百七雉，甕城十一個，不成比例。

下面，我們要回到鄉校這個本題來，像全州市這樣的大城中，只要善於利用鄉校，還是可以快速找到古代全州邑城，因為它們之間的位置結構，相當緊密。



〈圖 11〉《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全州圖》之邑城與鄉校

尺，有的使用地尺，布帛尺長，地尺短，若不知道使用的是什麼尺，就不知道實際長度，也不能一概用一種尺去計算。

⁴⁴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 33，〈全州府〉，頁 6b：「邑城，石築，周五千三百五十六尺。」《湖南邑誌完山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奎 12175），冊 4，頁 13a：「邑城：石築，周五千二百五十六尺，高八尺。女堞一千三百七雉，十一甕城。……城門四。」

⁴⁵ 見《海東地圖》，下冊，頁 46：「邑城周回五千三百四十六尺」。

⁴⁶ 見《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60 冊，卷 93，頁 20b，〈宣祖 30 年，10 月 10 日〉條：「備邊司送鄭忠慎往探湖南賊形，既入到曰：『全州城子，賊徒既盡撤毀，只存遺址。而南原則城池依舊，賊蹤已絕。』云。」



從〈圖 11〉可以看到，全州鄉校離開邑城有一點距離，但還是相當接近。全州鄉校的距離，據《完山誌》稱：

鄉校文廟在府南城外五里，鉢山南麓。舊在南城內，永樂間移建于華山西麓，萬曆癸卯又改卜於此。⁴⁷

萬曆癸卯是萬曆 31 年（1603），由於丁酉再亂（1597）時全州鄉校盡燬於日軍之手，六年後才重建，所以說「位在鉢山之南」和「萬曆癸卯改卜於此」，都是對的，但「五里」二字，乃是沿用前志而誤，應是二里，⁴⁸可依據《東國輿地志》所云：「舊在府城內，世宗二十三年以逼近慶基殿移于城西六里，今又移在城東二里」⁴⁹為定。據筆者在現地實測，鄉校大成殿與邑城豐南門之間，直線距離約 890 米，步行約 1000 米，不足三里。〈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全州〉把鄉校和府城之間的距離畫得還好，雖然從比例上說還是太近了。

《朝鮮後期地方地圖》是很仔細的古地圖，它還特別畫出了全州鄉校內部的結構，大成殿和兩廡及大成門，形成一個方陣，明倫堂在大成殿後（北側），與現地考察所見相同。至於圖中把萬化樓畫在鄉校左前方，與鄉校不相連，現在萬化樓與整個鄉校相連，穿過萬化樓下，才能看到鄉校的神三門。另外，圖中的司馬齋在大成殿左後方，⁵⁰啓聖祠在大成殿右後方，現地所見啓聖祠與司馬齋的位置，正好相反。因為鄉校經過整修，這些問題恐怕難有解答。

以上，丹陽、南原、全州三個例子，都是以鄉校為標竿，聯合多種文獻證據與古今

⁴⁷ 見《湖南邑誌完山誌》，第 4 冊，頁 10a-10b。

⁴⁸ 全州鄉校第一次遷徙，見〔朝鮮〕徐居正（1420-1488）：〈全州鄉校重新記〉，《四佳文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1 冊），卷 2，頁 18a-20a。《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 39，頁 11b，引用徐文，但徐氏明言移構于城西六、七里，《勝覽》卻云：「在府西五里」，殊不可曉。《湖南邑誌完山志》成書時，已是二次遷徙之後，新址在南城外二里，卻仍襲用《勝覽》「五里」二字，誤也。

⁴⁹ 見《東國輿地志》頁 972。又，同書 974，「萬化樓，在鄉校前。」

⁵⁰ 司馬齋為鄉校的學生宿舍，因齋中有本鄉先輩在司馬試中式者的題名，故名，見〔朝鮮〕盧禎（1518-1578）：〈司馬齋題名錄序〉，《玉溪先生文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9，《韓國文集叢刊》正集第 37 冊），卷 5，頁 23a-b。：「吾鄉素稱文獻之區，凡自鄉而升於國學者，立司馬齋之號。……時嘉靖庚子（1540）夏杪下澣西河盧禎序」



地圖，來找回古代邑城的所在位址。從論證的結果，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邑城與鄉校的互動結構非常緊密。找到鄉校，古邑城的所在位址，就呼之欲出了。

四、以鄉校定位法，強化古典研究品質

下面，我們再以兩個例子，說明利用鄉校定位古代邑城，可以很簡單的強化古典研究的品質。

(一) 重現《懲毖錄》忠州現場之例

1592 年開始的壬辰倭亂中，忠州保衛戰是最重要的一次戰役，申砬將軍率領的主力八千人在彈琴臺被日軍全滅之後，王京即告不守，宣祖大王也倉皇北狩。在柳成龍《懲毖錄》中，對這次戰役有詳細記載，但對於一般讀者而言，如果沒有古地理為背景的話，不容易看得懂《懲毖錄》的描寫。原文是：

砬至忠州，忠清道郡縣兵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鳥嶺，聞鎰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鎰、邊璣等俱到忠州，棄險不守，號令煩撓，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賊已踰嶺，乃二十七日初昏也。⁵¹砬忽跳出城，軍中擾擾，不知砬所在。夜深潛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斬之，狀啟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也。⁵²因率軍出陣於彈琴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田，水草交雜，不便馳驅。少頃，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塵埃接天。砬不知所為，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入，還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中，屍蔽

⁵¹ [朝鮮] 柳成龍撰：〈戰守機宜十條并序〉，《西厓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1 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52 冊），卷 14，頁 1，載此事作：「四月二十六日賊已踰鳥嶺，砬之軍官一人，聞而告之，明朝，砬又以惑眾，斬以徇軍」。依《懲毖錄》，則軍官聞而告之，乃在二十七日初昏，被斬以徇軍，在二十八日晨。

⁵² 〈戰守機宜十條并序〉作「而不知已為瀰漫於丹月驛，距忠州六、七里。」此文修改為「十里以內」，較為正確。



江而下。金汝叻亦死亂兵中，李鎰從東邊山谷間脫走。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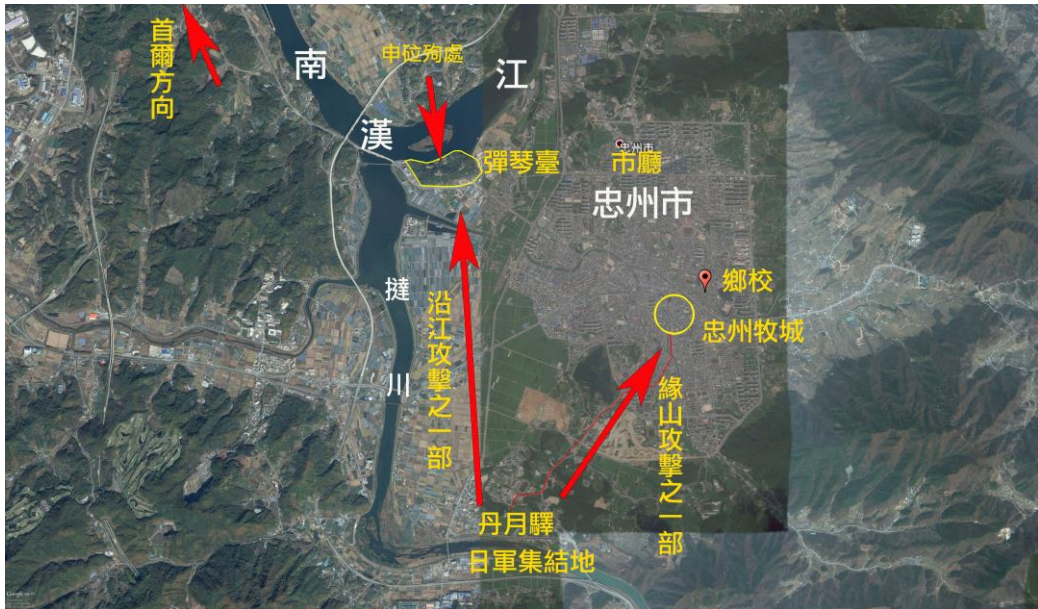
《懲毖錄》是柳成龍為懲毖於壬辰倭亂、丁酉再亂所作的經典著作，引文中的主角申砬，是臨危授命，在忠州抵禦日寇的主帥，「彈琴臺」是忠州城北的平臺狀高地，濱臨忠州主要河川南漢江和撻川的交會口。本文所要談的，是「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所指的現地狀況。為什麼日軍要兵分兩路，兵分兩路之後，為何申砬陷於首尾不能兼顧？如果不知道忠州古代邑城的所在，便不容易解讀。

朝鮮宣祖 25 年壬辰（明萬曆 20 年，1592）4 月 13 日，豐臣秀吉出其不意的出兵釜山，侵略朝鮮。4 月 17 日敗報傳到漢城，申砬匆匆受命南下，到 28 日兵敗身死，只有短短的十二天，並沒有充分準備的時間。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來看看申砬的防禦構想：忠州城位在平原區，城池的規模不大，不易堅守，城外都是民房，不利於軍事防衛，因而他把八千主力都布置在距離邑城北門約 3 公里的彈琴臺。

現代忠州市區的幅員廣大，市廳位於市區的東北，此地曾是朝鮮時代連原驛的故址；聯外的市外巴士站（충주시외버스터미널）位於市區北端。也就是說，現代忠州市的中心已經東移、北移，和朝鮮時代的忠州邑城有一段距離。筆者利用現地研究法，作成下圖〈圖 12〉，我先以忠州鄉校為古邑城址作了定位，然後分析雙方的作戰佈置。讀者對比本圖上端的「南漢江、撻川、彈琴臺」和本圖下端的「忠州鄉校、忠州牧城、南山」，就可以發現忠州牧的邑城偏處在南山腳下，與彈琴臺有 3 公里的距離，在日軍各個擊破的企圖下，忠州城完全沒有抵抗力，而彈琴臺也同日陷落。

⁵³ 見〔朝鮮〕柳成龍撰：《懲毖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年，收入《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卷 1，頁 304。





〈圖 12〉忠州牧邑城、彈琴臺與丹月驛結集的日軍形成三角關係

「彈琴臺」的長度約 850 米，總面積約 33 公頃。最高處的頂端平坦，海拔約 110-120 米，臺下的撻川，現在水位約 75 米，在忠州尚未築壩儲水之前，水位更低於此。也就是說，彈琴臺的最高點，僅高出當地的水面四、五十米。這片高地以位於北側江岸的新羅真興王命工彈琴遺址（ $36^{\circ}59' 24.18''$ 北， $127^{\circ}54' 0.24''$ 東）而得名，申砬殉難處的紀念碑在此遺址前十餘步。⁵⁴

彈琴臺本身是平臺型的高地，展望良好，當前又有廣大的平原，申砬是騎兵出身的將領，選擇在這裡進行野戰，並非全不可取。忠州城相距 3 公里，也許他認為可以兼顧。事後檢討，柳成龍認為申砬沒有派人先行防守鳥嶺，以致喪失先機在前，決戰失利在後。此言固然有理，但是，鳥嶺最接近忠州城的第三關門（ $36^{\circ}48' 37.21''$ 北， $128^{\circ}3' 28.43''$ 東，海拔 649 米），位於忠州市和聞慶縣的交界上，從忠州官門到此地約 28.8 公里。鳥嶺原來並無兵防守，⁵⁵倉猝間，即使想去爭先布防，可

⁵⁴ 見〈大東輿地——柳成龍忠州三詩新讀〉，《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臺北：臺大出版中心《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06》，2018 年），第 11 章，頁 635-636。

⁵⁵ 日軍從漢城南撤的第三年甲午（1594），朝鮮才設置鳥嶺關。



能也力有未逮。申砬已經死事，無從瞭解他的想法。

在日本一方，他們在 4 月 26 日快速通過鳥嶺，27 日到丹月驛，28 日清晨發動總攻擊，步調非常快。攻擊彈琴臺的一支部隊，很快的就讓申砬進入苦戰，無力兼顧忠州本城。襲取忠州城的一支，沿著丹月驛綿延到忠州城南的淺山區之北，行進約 3.5 公里，就到了忠州城下。

換言之，從丹月驛到彈琴臺約 3.5 公里，從丹月驛到忠州城，也是約 3.5 公里，從忠州城到彈琴臺的距離稍近，約 3 公里，三地的關係如等邊三角形的兩邊。當強烈之形明顯時，申砬不能兼顧，而日軍可以雙取，在我們確定了忠州邑城所在位址之後，就明白的看得出來了。

忠州鄉校和邑城的關係，各書所載皆與《增補東國勝覽》相近同：

學校：鄉校，在西北二里。城郭：邑城，石築，周三千六百五十尺，高八尺，中有三井。⁵⁶

該城在同治 8 年（1870）曾經改築新城，《忠州郡邑誌》云：「同治八年己巳二月新築，十一月訖役，周圍三千九百五十尺，高二十尺，體厚二十五尺，女堞四百十五間。東朝陽門，西輝金門，南鳳阿門，北敬天門」，⁵⁷新舊兩城的周長只相差 300 米，乃是原地重建。同治 8 年重建後，正好朝鮮高宗下令繪製《朝鮮後期八道分道》，我們在〈忠州圖〉所看見的圓形邑城，應該是最新而準確的形狀。這幅圖也清楚的畫出忠州邑城的位置，是在塩海川（東）和泗川（西）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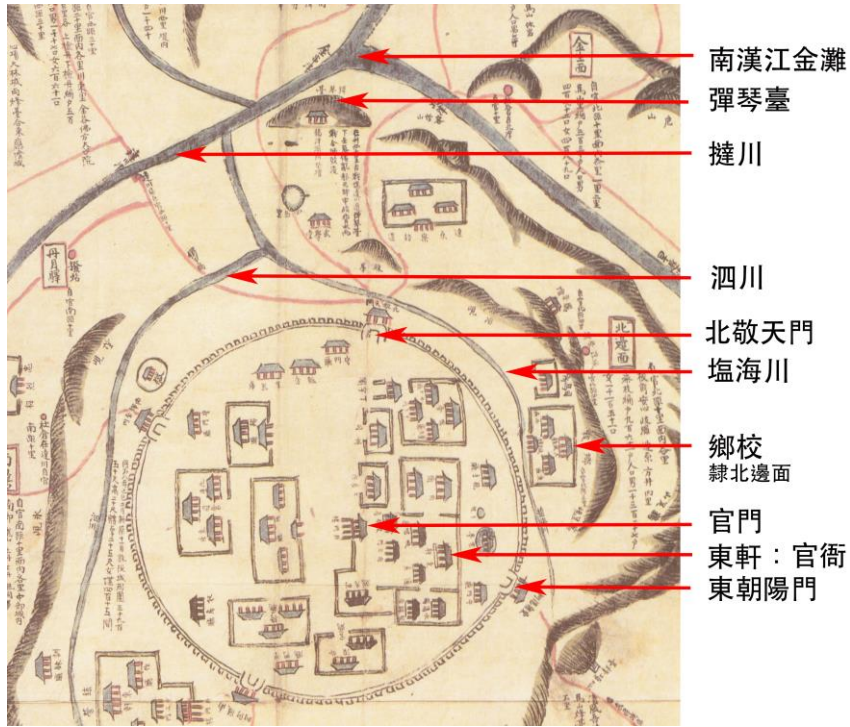
由於「忠州鄉校」仍在原址，筆者考察了鄉校，在明倫堂正門測得 GPS 位址為 36° 58'27.27"北，127° 56'20.13"東，在大成殿正門測得 GPS 位址為 36° 58'28.59"北，127° 56'20.13"東，然後在現地考察了塩海川和泗川，這兩條溪流已經改名，塩海川今名校峴川（교현천），泗川今名忠州川（충주천）。之後，我將〈朝鮮後期八道分道—忠州圖〉的忠州邑城部份數位化，然後利用 Google Earth Pro 置入在兩川之間。因為同治 8 年新築的城周是三千九百五十尺，依布帛尺換算

⁵⁶ 見《增補東國勝覽》卷 14，頁 8b 及頁 5b。《東國輿地志》，卷 3，頁 4a，所載亦同，僅增加「新羅文武王時始築」八字。

⁵⁷ 見 1899 年本《忠州郡邑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0758），頁 8b。



為 1757.75 米，既然古地圖所見的城牆都是圓形，所以筆者也以 559.79 米為直徑作成一個圓，來進行疊圖。



〈圖 13〉《朝鮮後期八道分道》〈忠州牧圖〉之邑城形貌

在為〈朝鮮後期八道分道—忠州圖〉數化時，我採取日本朝鮮總督府在昭和十三年測繪的〈朝鮮萬分之一地形圖—忠州圖〉作為參考，雖然在這張圖上，城牆已經拆毀，街道也被改造，但有許多道路和〈朝鮮後期八道分道—忠州圖〉所見的城牆線重疊，顯示拆後的城牆之地，有些變成了道路用地。至於忠州鄉校，從兩圖對比，可以看見它仍在原址，通往鄉校的次級道路也很明顯。〈朝鮮萬分之一地形圖—忠州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記載，就是標出了日據時期的忠州郡廳，現在這個處所被改為「忠州教育支援廳」(충주교육지원청)，廳舍的背後，就是朝鮮忠州牧官衙—東軒(36° 58'14.52"北，127° 56'10.41"東)，其南方則相當於朝鮮時代官門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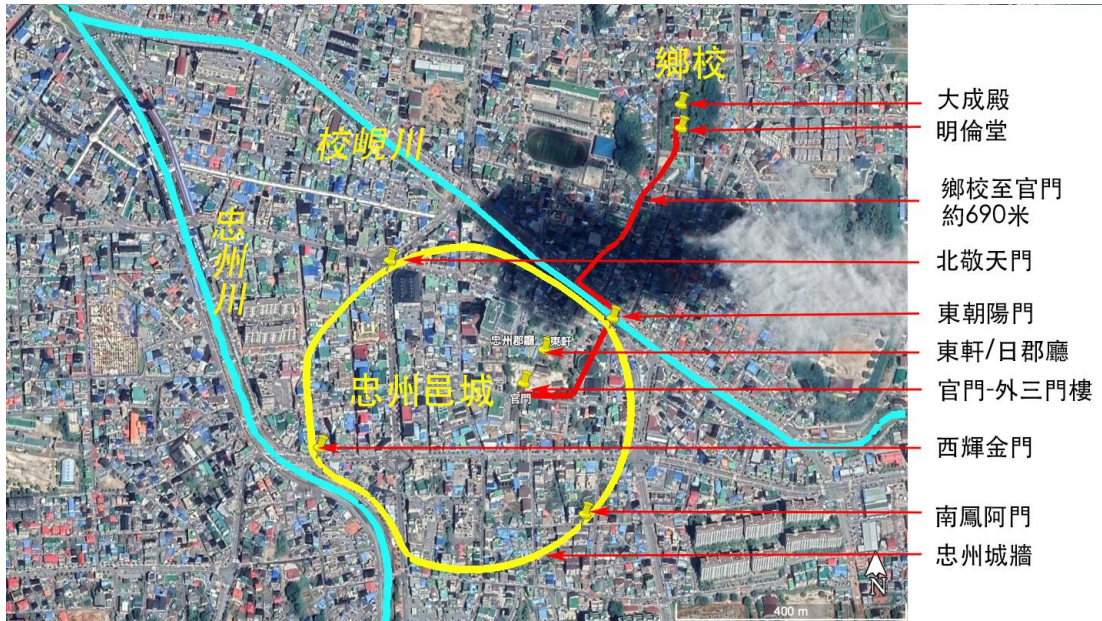


〈圖 14〉〈朝鮮萬分之一地形圖—忠州市〉相當於古邑城的部份

從上圖〈圖 14〉和下圖〈圖 15〉中，我們看到鄉校和邑城的關係十分清楚。《增補東國勝覽》說：「鄉校，在西北二里」，同治 8 年修城之後，改登載為「文廟，在州北」，⁵⁸其實鄉校並沒有改變，邑城也沒有遷移，只是所經由的道路改變而已。從前後時期的方志可知，早期去鄉校，走的是北門，因為從官門出北門要西北行，所以有西北二里之說。新城完成後，據《朝鮮後期八道分道》所載，走的是東門，從官門出東門至鄉校，主要是北行，所以改稱州北，我計算了從官門經過東門走到鄉校的距離，大約 690 米，相當於 1.6 朝里，如果從北門過去，介於二里到三里之間。

⁵⁸ 1907 年本《忠清北道邑誌忠州邑誌》（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10761），頁 17b，載：「北北邊面：校前里，自官門，北門外。」又，39b：「文廟，在州北」。《忠州牧邑誌》，頁 7a、《忠州郡邑誌》（1899 年），13b，並同。





〈圖 15〉忠州牧邑城與鄉校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兩點看法：第一，若不明白古代邑城的位址，對柳成龍忠州之役的書寫就無法真正了解。第二，如果知道利用鄉校尋找古邑城的方法，只需輕鬆的在電子地圖上查出忠州鄉校，就可以找到古代邑城的大略位置了。

（二）可以指出古代驛路，揭開碧蹄館的神祕歷史

壬辰倭亂中至關重要的一役，就是明軍在碧蹄館以南遭遇日軍伏擊，死傷慘重，史稱「碧蹄館之役」。

萬曆 21 年（1593）癸巳的農曆年初，援救朝鮮的明軍一舉攻克平壤，取得重大勝利，繼之收復開京，遂向漢城進發，準擬一舉收復三京。1 月 26 日，明軍進抵坡州，距離王京西大門的最近道路僅僅 38.6 公里。⁵⁹ 1 月 27 日，先鋒總兵查大

⁵⁹ 現代從臨津閣往首爾的統一路，從高陽市礪石峴以下，大抵沿著朝鮮時期驛路擴建，經過西大門及西小門遺址旁，進入漢城。西大門敦義門遺址，在정동사거리 (37° 34' 5.66"北, 126° 58' 8.72"東, 京鄉新



受在進攻中，暫駐碧蹄驛，統帥李如松僅率領輕裝的精銳騎兵數千人，未帶重砲，即越過惠陰嶺（혜음령）、碧蹄驛，爭先而前。未料，日軍以主力數萬人，在望客峴（망객고개）和礪石峴（숫돌고개）重重埋伏，以逸待勞。兩軍激戰，由於明軍缺少火砲支援，騎兵受到日軍的鳥鎗集中射擊，無法還擊，遂致大敗。他原想退入高陽郡城，但郡城太小，日已暮，只好退回坡州，在坡州又感到不安全，次日，更北渡臨津江，退到江北岸的東坡休整，東坡沒有房舍可以駐軍，他再退，率大軍回到開城。

朝鮮時期的高陽郡，現在改名高陽市，不過，今日的高陽市廳已經遷移到高陽市德陽區的市廳路，並非古邑城的舊址。坡州現在也成爲坡州市，市廳設置在古交河縣地，也不在坡州邑城的故地。韓國處理城市變遷的地名問題，是把老邑城降低級別，例如坡州降爲坡州邑，高陽郡降爲高陽區。另一方面，由於碧蹄館本身就是重要的驛站，碧蹄館之役又是重要史跡，所以官方也在碧蹄館遺址（ $37^{\circ} 42'15.08''$ 北， $126^{\circ} 54'1.42''$ 東），設立遺址公園，從坡州到高陽區之間的道路，也命名爲惠陰路，以紀念這次戰役。但是，高陽郡、惠陰嶺、望客峴、礪石峴這些地名，對讀者仍然很陌生，對於李如松如何進軍的路線，也仍然不明。

聞社的本社大樓前），今地鐵 5 號線有西大門站，在上址西南 385 米。西小門（昭德門）已經拆除，原址碑記在 $37^{\circ} 33' 44.77''$ 北， $126^{\circ} 58' 19.21''$ 東。兩門相距不遠，直線距離僅 692 米，現有道路約 900 米。昭德門碑距崇禮門約直線 367 米，既有道路約 450 米。





〈圖 16〉碧蹄館，轉錄自《朝鮮古蹟圖譜》第十一冊，1581 頁。

朝鮮時代的坡州與高陽郡，在《薊山紀程》，曾有如下記載：

（三月）二十四日癸丑，晴，長湍四十里，臨湍館朝餐，坡州四十里，坡平館午餐，高陽四十里，碧蹄館宿。二十五日甲寅，晴，自碧蹄館四十里入城，還家。⁶⁰

據文中所說，從開城太平館出發之後，40 里可到長湍府的臨湍館，再走 40 里，可到坡州的坡平館午餐，再 40 里，到高陽郡的碧蹄館住宿。第二天從碧蹄館出發，40 里就進入昭德門（王京漢城府的西小門）。1 朝里約 444.96 米，40 里約 17.798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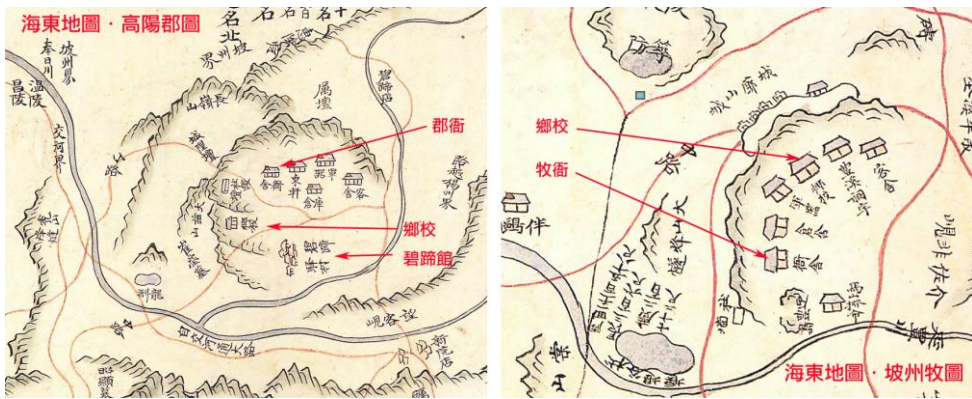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現在的坡州市廳遷移到古交河縣，已經不在朝鮮時期的坡州邑城，

⁶⁰ 見〔朝鮮〕未著撰人：《薊山紀程》（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奎 6678），卷 4，頁 118。另外，〔朝鮮〕洪大容（1731-1783）：〈燕記·路程〉，《湛軒書外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48 冊），卷 10，頁 31b-32a：「自京至義州一千五十里。高陽碧蹄館四十里，坡州坡平館四十里，長湍臨湍館三十里，松都太平館四十五里」，於長湍館到開京太平館之間相差 5 里。



解讀古典，如果把今日坡州市廳當作古坡州，從長湍縣到坡州就不止 40 里。而且，若由今日坡州市廳，不經過今高陽市廳，直接到碧蹄館遺址，方向、道路皆不同，距離僅有 14.4 公里，也遠遠不足 40 里之數。因此，在城市改易、地名轉移之後，如果以現代城市地名去解讀古代文獻，將會陷入迷霧。

依照前文所設定的方法，筆者先利用坡州鄉校和高陽鄉校，找到當時的坡州牧城和高鄉郡治。先作成下圖〈圖 17〉：



〈圖 17〉坡州牧城、高陽郡的鄉校與官衙在同一區。

坡州鄉校位於 $37^{\circ} 50'4.57''$ 北， $126^{\circ} 48'40.64''$ 東，《海東地圖》和《朝鮮後期地方地圖》都把它畫在官衙後方的山上，距離不遠。據《東國輿地志》所載：「鄉校在州西一里」，實測鄉校到區內的主要路口（指주내삼거리）約 610 米，鄉校所在的小山，海拔約 70 米，前述平地路口的海拔約 30 米，落差約 40 米。這個路口，向北可以往臨津江、長湍府，西南可到古交河縣，東南可到古高陽郡。坡州牧官的官衙，應在路口之西。

高陽郡治（包括官衙、客舍、鄉校、民居），在朝鮮中宗 32 年（嘉靖 16，1537）之前曾經搬遷，以便讓出郡治原址，作為莊敬王后的僖陵用地（今西三陵），整個郡城遷到大慈山的東麓。由於新郡城位碧蹄館旁，而碧蹄館是北來行李



進入王京的主要驛館，是所謂「右道程驛」上的最後一站，⁶¹高陽郡移治於此，乃是理所當然。新的郡城和故地相距約 15 里。郡治遷移，高陽鄉校當然也隨著搬遷，位址便在 37° 42'13.8"北，126° 53'41.5"東。在《海東地圖》中，郡衙、鄉校、碧蹄驛，都畫在同一小區，《海東地圖》的文字記載也說：「碧蹄驛，在官門前」，《東國輿地志》則說：「鄉校在郡東一里」，實測從碧蹄驛遺址到鄉校的距離，步行約 560 米，與《海東地圖》所說，大體上相符。

總之，坡州鄉校和高陽鄉校所在之地，便是官衙之所在。官衙今已不復存在時，以有形文化財被保存下來的鄉校，就成為具有認證作用的標杆。在確定了古邑城所在之後，便能夠利用衛星地圖和古地圖，來整理出明軍的進軍路線和交戰地點。先鋒查大受先退在碧蹄館，李如松從後而來，越過惠陰嶺，前進到望客峴，最後大敗於礪石砦，現在，碧蹄驛已有遺址碑，其他幾個地點在那裡呢？

〈海東地圖—高陽圖〉北側的坡州界上，繪有「惠陰嶺」作為界山，〈海東地圖—坡州圖〉南側也有「惠陰嶺」，圖上並加注云：「高陽界，自京通大路」、「南至高陽界三十五里」。綜合兩項資料來看，第一，惠陰嶺是坡州和高陽郡的界山。第二，自坡州經高陽郡往王京的大路，由此通過。第三，坡州邑城到惠陰嶺的里程為 35 里。

這條「松、漢兩都大路」從日據時期到今日，都在使用中，大部份路段是雙線道，老路的痕跡十分明顯，現在稱為惠陰路，又稱 78 號公路。前文舉出《蔚山紀程》記載坡州坡平館至碧蹄館為四十里（17.496 公里），實測從坡州鄉校下方的三角路口到惠陰嶺上的坡州、高陽分界點，約 15.842 公里，⁶²從分界點到碧蹄館，為 2.964 公里，合計 18.806 公里，與四十里之說，十分接近。

有趣的是，惠陰路上的小地名，都是韓國典籍中經常出現的，行走在上面，頗覺古意，其中最知名的，一是惠陰院，一是廣灘院。惠陰院是這條道路上的驛站，遺址在 37° 44'7.14"北，126° 53'30.66"東附近，位於現今陰惠路東側的小山坡上，距離公路約 460 米，高差約 20 米，碧蹄是大驛，惠陰是小站。廣灘也是小站，從坡州邑城到惠陰嶺的道路沿著廣灘川而建，廣灘院正好位於坡平館到惠陰院之間的

⁶¹ 見《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 148，頁 6a，〈地理志·京畿〉：「右道程驛察訪所管驛八，迎曙、碧蹄、馬山、東坡、招賢、青郊、狻猊、中連。」

⁶² 15.842 公里相當於 35.6 里，與〈海東地圖—坡州圖〉所說：「南至高陽界三十五里」相近。



中點（以 37° 46'53.31"北，126° 50'51.30"東為代表），它不但是坡平館到惠陰院之間的中點，也是梨川院到碧蹄館之間的中點，所以，千百年來便是旅行者所喜愛的休息區。⁶³

將這些古地名成功定位的話，對於解讀古代的遊記，便能起積極的作用，以朝鮮中宗 30 年（嘉靖 14 年，1535）9 月從王京到開城府的巡幸之旅為例，據《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云：

辛未，黎明，動駕，小晝停于廣灘，大晝停于梨川。至通濟院宿所，民有獻葺粟雉桃者，各給緜布有差。

是日辛未，為九月十三日（10/9/1535，儒略曆 2281998），本次旅行的目的地是開城府，目的是祭祀齊陵。⁶⁴朝鮮中宗一行，9 月 12 日自王京漢城出發，當夜宿於碧蹄館，次日由碧蹄館起駕，先停於廣灘院，再停於梨川院，夜宿於通濟院。梨川院在坡州北，驛館建於梨川上。過了梨川，向北到臨津渡，渡過臨津江之後，到長湍府南的通濟院住宿。

戊寅，微明，大駕發通濟院，到石壁，御樓船，出題〈展謁齊陵〉、〈朴淵〉、〈泛舟石壁〉七言律詩各一首，令扈駕群臣皆製之。巳初，樓船到臨津渡口，命群臣先出，群臣製詩而呈者十五、六人。午初，到梨川，小晝停。午正，到廣灘，大晝停。未初，至碧蹄驛宿所。⁶⁵

是日為 9 月 20 日（10/16/1535，儒略曆 2282005），這是回程的第二天，由長湍通濟院出發後，迂迴到長湍八景中的石壁，然後放舟下臨津渡，登陸之後，仍由梨川

⁶³ 參看〔高麗〕權近：〈廣灘院記〉，《陽村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卷 13，頁 6b-7a：「廣灘院在兩京間，道里適均，行旅多憩宿。頽垣破礎，無所於寓，判華嚴悟公惻然欲新之，為捨囊鉢之儲，重新營構，仍起樓于前。下臨長途，俯瞰平郊，登臨眺望，洒然可滌塵勞之熱。」

⁶⁴ 朝鮮太祖李成桂元妃神懿王后的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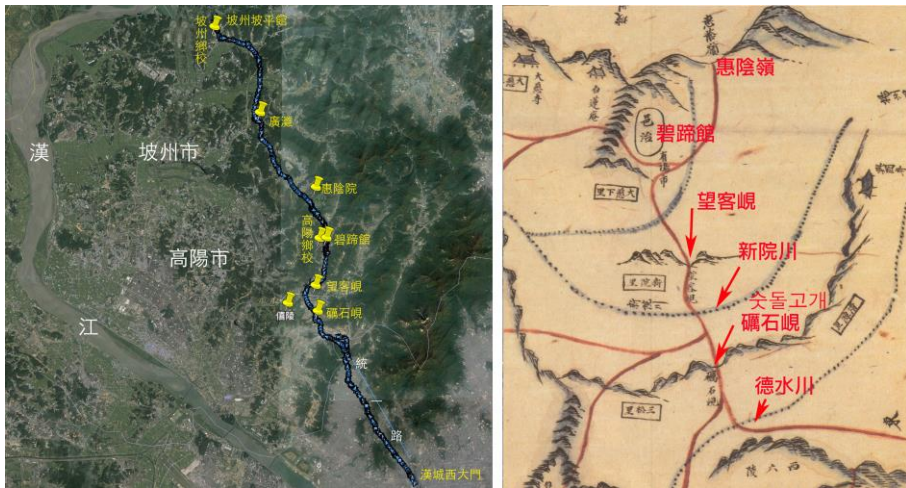
⁶⁵ 前後兩段引文，見《朝鮮中宗實錄》（太白山史庫本）第 40 冊，卷 80，頁 21a 及 25b。



院、廣灘院，回至碧蹄館宿所。

中宗所遊的石壁，應在臨津江北岸的高浪浦（ $37^{\circ} 59'11.87''$ 北， $126^{\circ} 50'43.72''$ 東）下船，此地距離長湍通濟院約 11.5 公里（通濟院址不詳，以朝鮮時期長湍邑城為代表，位在 $37^{\circ} 56'20.05''$ 北， $126^{\circ} 44'57.64''$ 東），有道路可通。登舟之後，向上游約 2000 米，自 $37^{\circ} 58'46.89''$ 北， $126^{\circ} 51'51.06''$ 東起，綿延約 500 米，便是知名的長湍赤壁。這一日已是九月深秋時候，中宗大王在天色微明時啓程，大約是清晨六點前，遊畢赤壁後，再向下游到臨津渡口，距離約 13.5 公里，時間在巳初，也就是九點到十點間，從里程和時間上來看，都是可行的。高麗、朝鮮時期，文人喜愛蘇軾，對〈赤壁賦〉的認同殊深，皆以模倣赤壁泛舟為榮，因而水石佳處，多以赤壁命名，臨津江上名為赤壁的即臨津赤壁、長湍赤壁、麻田赤壁、峯江赤壁等四處，還有積城石壁，名義亦近，此次中宗大王舟遊石壁，賦詩而返，其來有故。

回到主道路上來。中宗大王往返兩次宿於碧蹄館之時，高陽郡治正忙於進行前文所說的大搬遷，但《實錄》中並沒有著墨。從中宗大王的巡幸之旅，完全可以瞭解，這條道路就是朝鮮主要的南北驛道；明朝大軍從這條路上進軍漢城，李如松飛渡惠陰嶺赴援查大受，也就毫無可疑了。



〈圖 18〉 從坡州經廣漢、惠陰、碧蹄、越礪石峴，本是通往王京漢城的主要驛路。



在這層認知下，我們再來查考望客峴和礪石峴，便可順著古地圖中的驛路，在碧蹄館之南與現地核對。〈圖 18〉由衛星地圖和《朝鮮後期地方地圖》組成，在《朝鮮後期地方地圖》中，可以看到一條標記為新院川（今名恭陵川），一條標記為德水川（今名昌陵川）的河流。在新院川之北，有兩座丘陵，東側較高，乃是望客峴。道路從兩個丘陵中間穿過，就到了新院川，渡過新院川，迎面都是都是 220 米以下的丘陵，丘陵之後，便是德水川。德水川之北、新院川之南，其間的地面只有 2 公里寬，礪石峴就在此間，Naver 衛星地圖在 37° 39'31.44"北，126° 53'37.98"東之處，標記了「숫돌 고개」，這便是「礪石峴」的韓語讀法。⁶⁶

經過上述的層層分析，對於碧蹄館之戰，終於有了清楚的瞭解。自坡州出發的李如松，趕到碧蹄館與查大受會合時，已經行軍了 18.8 公里，從碧蹄驛到礪石峴的里程，以最短距離的公路計算，約 6.3 公里。他長途奔襲到這裡，正要穿過新院川和德水川之間這片高約 220 米的連綿丘陵，被佔領高地的日本伏兵，以鳥鎗從山坡上大量射殺。

總之，研究古典必須務實，不能自外於天地山川的真實，不能只從字面憑虛想像，這場以碧蹄館為名的大戰，雙方的行軍佈陣，戰鬥的得失原因，在弄清楚了現地的地形與道路之後，方能得到真正的詮釋。

五、結語

古今更迭、城市改易、地名轉移的現實的問題，是研究古典者經常會遇到的困擾，更何況是以外國人的身分來研究韓國的古典，難度更高。但是，現代學者可用的材料也千百倍於古人，以地圖來說，既有朝鮮時期古地圖，復有日帝時期的一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地形圖，還有 GoogleEarth Pro、DaumMap、NaverMap 等衛星地圖，更可以自己到現地採集 GPS 數值，因而理應得到更好的研究成績。

⁶⁶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 30，頁 41a，〈太宗 15 年（1415，永樂 13 年）12 月 14 日丁丑〉條，把「礪石峴」寫作「礪石古介」。「古介」就是「거개」，太宗朝尚未發明韓字，用漢字表音。對於外國人來說，「숫돌 고개」一詞，實不容易看懂這四個韓字。



本文的訴求只有一個，就是告訴讀者，只要你善用「鄉校」作為標竿，就可以簡易的推算朝鮮時代府、州、郡、縣治所的大概位置，得知大概位置之後，如果還能進一步查證，便能夠為古邑城定位，找出大量古地名所在，進而完全解讀文獻，知道古人在說什麼。

全文以三段論證進行，第一段論證，先指出朝鮮時代鄉校至今尚完整保存，極為難得。根據記載，絕大多數鄉校距離城門或官門，在三個朝里（約 1.312 公里）之內，找到鄉校，古邑城就在附近。第二段論證，我以丹陽郡、南原府、全州府為例，說明古邑城與鄉校的結構關係，證明本議題的真實性。第三段論證，我以壬辰倭亂中發生於忠州和碧蹄館兩次重要戰役，說明尋找古邑城的重要性，由邑城位址，可以更進一步推知古代道路，幫助古典文獻的解讀。

全文以現地研究法貫串整個研究，不斷的以現地考察的 GPS 數據及現地影像，與各種電子地圖、衛星地圖、朝鮮時期地理誌、朝鮮時期古地圖、日帝時期測繪的地形圖、朝鮮王朝實錄、韓國古代文集等，交替互證，來說明韓國鄉校確實是打開韓國古典研究的鎖鑰，相信會給讀者清晰而有用的新認識。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高麗〕李奎報撰：《東國李相國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78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
- 〔高麗〕李穀撰：《稼亭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78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
- 〔高麗〕權近撰：《陽村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78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7冊）。
- 〔朝鮮〕不著撰人：《東國輿地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孝宗7年〔1656〕刊本〔古4790〕）。
- 〔朝鮮〕不著撰人（一作李海應）：《蔚山紀程》（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6678〕）。
- 〔朝鮮〕李栽撰：《密菴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6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73冊）。
- 〔朝鮮〕李荇撰：《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刻本，明嘉靖九年撰進本）。
- 〔朝鮮〕金昌翁撰：《三淵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1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67冊）。
- 〔朝鮮〕金致仁等受命編撰：《大典通編》（首爾：漢城大學奎章閣藏本，正祖8年〔1784年〕刊本）。
- 〔朝鮮〕吳瑗撰：《月谷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8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18冊）。
- 〔朝鮮〕柳成龍撰：《西厓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1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52冊）。
- 〔朝鮮〕柳成龍撰：《懲毖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收入《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冊）。



- 〔朝鮮〕徐居正撰：《四佳文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1冊）。
- 〔朝鮮〕徐榮輔、沈象圭撰：《萬機要覽》（首爾，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7年，景印奎章閣所藏集玉齋1808年撰進本）。
- 〔朝鮮〕崔恒等受命編撰：《經國大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顯宗9年（1668）平壤刊本）。
- 〔朝鮮〕崔溥撰：《錦南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6冊）。
- 〔朝鮮〕黃俊良撰：《錦溪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9年，《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7冊）。
- 〔朝鮮〕趙慶男撰：《亂中雜錄》（，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6586〕）。
- 〔朝鮮〕盧禎撰：《玉溪先生文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9年，《韓國文集叢刊》正集第37冊）。
- 《丹陽郡邑誌》，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0745〕。
- 《全羅北道各郡邑誌》（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0770〕）。
- 《全羅南道樂安郡邑誌成冊》（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0801〕）。
- 《忠清南道邑誌全義縣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0768〕）。
- 《忠清北道邑誌丹陽郡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0761〕，第4冊）。
- 《南原府邑誌》（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7401〕）。
- 《湖西邑誌丹陽郡志》（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2176〕，第16冊）。
- 《湖南邑誌完山誌》（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2175〕）。
- 《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史庫本。
- 《樂安邑誌》（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7430〕）。
- 《龍城誌》（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奎17402〕）。



二、近人論著

簡錦松：《山川爲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臺北：臺大出版中心「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06」，2018 年）。

〔朝鮮〕不著撰人：《海東地圖》（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1995 年）。

〔朝鮮〕不著撰人：《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忠清道》（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5 年）。

〔朝鮮〕不著撰人：《朝鮮後期地方地圖·全羅道》（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5 年）。

〔朝鮮〕不著撰人：《朝鮮後期地方地圖·慶尙道》（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5 年）。

〔朝鮮〕不著撰人：《朝鮮後期地方地圖·京畿道》（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5 年）。

〔日本〕朝鮮總督府製，《一萬分之一朝鮮地形圖集成》（首爾：景仁出版社，1990 年）。

〔日本〕陸地測量部（日本帝國土地調查部）測繪，日本朝鮮總督府發行：《朝鮮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大正 3 年（1914-1918）。

〔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 典藏，稱爲〈G7900 系列〉。

〔美國〕美國陸軍地圖署在 1945 年複製 1918 年前後日本朝鮮總督府製作之原圖。〈AMS L751 系列韓國五萬分之一地形圖〉、〈L752 系列韓國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美國哈佛大學 hcl.harvard.edu 典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網站（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

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原文資料檢索》網站（網址：<http://kyujanggak.snu.ac.kr/>）

韓國古典翻譯院：《韓國古典綜合 DB》網站（網址：<http://db.itkc.or.kr>）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網站（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王室圖書館藏書閣》網站（網址：http://yoksa.aks.ac.kr/ch_main.jsp）



Country Schools: the Key to Korean Classical On-Site Studies

Chien Chin-Sung^{*} (簡錦松)
Liao Hsiung-Ming^{**} (廖泮銘)

Abstract: Some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terms of Korean classical studies always arise as below: Where are now the locations of ancient places with the old names? How about the size, direc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places? What exactly were the road routes inscribed by the travelers and map-makers? Even scholars familiar to Korean characters are confused by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 Country School is the key to thes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Anyone with simple training would be able to locate the ancient cities and then cipher the ancient names, maps and even all ancient literature with the help of country schools.

Country Schools are also called Temple Schools. Temple means the Main Hall, namely Dacheng Dian of a Confucian temple as a place to worship Confucius, and the school the Lecture Hall, namely Minglun Tang, a place for teaching. During Korea Dynasty, the emperors advocated Confucianism so highly that all the country schools founded then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an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conserved now. Because a Country School was built connected closely to a city, it is easily to explore the location of a city when a Country School is located. As a result, a Country School is the key to Korean classical studies.

Keywords: Korean Dynasty; Korean classics; Country Schools; names of ancient places; on-site study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ssociate Research Specialist,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